

許恩普醫話精華

許恩普祝其人僑寓京師診治多名公巨卿如
周錫恩陳梅初吳祖農馮孟華翁鼎臣輩一時
醫名噪起斷証如折獄處方若用兵亦醫林健
將也

許 恩 普 醫 話 目 次

傷寒	一
中風	二
氣厥	二
瘧疾	三
欬嗽	四
痢疾	五
戰汗	五
淋	六
諸痛	七
胎產	九

許恩普醫話精華

上海秦伯未編纂

普甯方公溥參校

傷寒

乙未比部正郎歐陽伯春病傷寒。世醫誤以爲瘟。治以苦寒之藥。不眠者三日。譫語揭被。狂叫大熱。舌苔黑刺。延余診視。脈洪無力。知爲虛熱。以薑擦舌。卽白的。爲傷寒。非瘟疫也。虛火上炎。內無實熱。擬以人參竹葉湯加減。引火歸原之品。伊諸親多不敢主。幸伊姑丈比部郭幹臣力主服之。遂安。四服全愈。

甲午冬黃慎之殿撰傷寒。時醫以爲冬瘟。治以人參論兩等寒藥。二十餘日煩躁不省人事。三日不能合眼。延余診視。脈數不及。知爲胃氣欲絕之象。擬以人參湯加減。引火歸原之劑。一服遂眠。至次午方醒。請余道謝復診。脈復。依方加減。月餘全愈。

中 風

辛卯劉仲良太史夫人比部段少滄之胞妹。因觀劇夜深。衣單卒中痰迷。齒脈均閉。便溺俱遺。心窩微存一息。針不出血。諸醫束手。延余診視。曰症有七。不論脈。此其痰閉之一也。係受風寒痰閉。便溺俱遺。亦非五藏絕也。手未撒。髮未指。面未如裝。汗未如珠。尚可挽回。幸段至契。深信不疑。擬以小續命湯三生。飲再造丸合參。加全蠍等藥。以扶正氣。逐風化痰。行氣利血。以口閉藥不下咽。用烏梅擦牙。竹箸啓齒。小壺呷藥。時許。即呼媽矣。醫治三日。方甦。月餘遂愈。

氣 厥

張書城侍御夫人病厥。每不省人事。諸醫均以肝風治之。不效。延余診視。脈沈瀟。知係鬱結氣厥。非肝風也。詢夫人生育否。答以無。年幾何。答以不惑。余曰。夫貴妻榮。何以氣鬱至此。夫人言理該如此。而事有不然者。余復詢張公納側室否。張曰。今春買一妾。余曰。后妃能逮下。而小星抱衿與綢。樂只君子。有何

鬱處。及至書房。余詰張公。具以告。實寢妾處時多。余曰。誰家郎能被汝呼也。無怪氣厥耳。遂擬以調氣和血之方。勸張公常宿夫人房爲引。數服而愈。後遇張公。笑余醫外醫耳。

瘡疾

李有槻明府在京投供。患瘡數月。病勢沉重。諸醫罔效。延余診視。脈沉緊。知邪伏于太陰少陽之間。擬清脾飲加減。略重草果以解兩經之邪。外用胡椒末合蒜搗爛。置兩錢于兩關脈上。置椒蒜泥用布條紮緊。一伏時拔出白泡。洩邪遂愈。

李虹若小軍機瘡。誤服他醫涼藥。病劇。延余診視。脈緊。間日一發。先冷後熱。譫語。四時万退。已二十餘日。自謂五臟皆空。病將不治。余言包治。擬以清脾飲加減。渠云最忌柴胡。余云此症必用柴胡和解少陽。姑試服之。過日又發。伊云柴胡不效。定不服矣。余診脈見緩。知邪將解。復強令服瘡止。再以加減。數

服而愈。從此不信許濟東大名醫矣。

■ 欬嗽

戶部萬錫珩夫婦咳嗽。晝夜不止。痰吐成盆。時醫用人參鹿茸等藥。痰咳逾甚。延余診視。脈洪數。知係風寒閉於肺中。擬以二陳導痰湯加麻黃一服而愈。伊子書城黃疸秘結。十數日不便。時醫治以承氣湯。余診脈沈細。知係虛黃祕結。擬以茵陳潤導。滋養氣血。使下焦氣化而能出矣。飲以豬蹄湯。十四日便通黃退。遂愈。

吳雙臣司業父刑部毓春公咳喘呃逆。延余診視。脈七八至。將絕之候。服殿撰陳冠生方石膏黃連多日。以此劇。余擬腎氣湯加減以救垂絕之陰陽。服之見效。次早來請。以爲得手。至則見喘已輕。呃逆已止。精神大好。原可挽回。復依原方加以滋陰扶陽之品。適陳冠生至。持方連曰。火上添油也。余請示姓名。知爲殿撰。曰何知爲熱。陳曰脈數。曰浮數爲風熱。沈數爲寒熱。洪數爲大熱。

數而有力爲實熱。數而無力爲虛熱。今數而無力。不及之象。猶燈油將盡。拍拍欲絕之候。添油猶恐不燃。若加滴水。卽滅矣。陳曰。脈之理微。曰誠然。然優人胡琴二絃。三指挑撥。五音合調。君能之乎。陳曰。未習也。曰。以此卽知脈理。未習故不知也。遂辭。變臣司業。送出。詢以病勢。余曰。若聽陳君主政。預備後事。不出三日也。旋陳病。自用苦寒之藥。亦亡。

痢疾

壬辰胡呂瑞部郎痢疾。晝夜百餘次。汗出如流。年逾五旬。諸醫均以年老氣血就衰。將脫之象。重用參芪等藥。而痢反劇。延余診視。脈急有力。寒化爲邪。照內經初痢用清。久痢用固之法。擬以黃芩湯加減。以扶正清熱。胡不敢服。強而後可。一服見效。數服減輕。滿月後。用真人養藏湯加減。滋陰固攝之劑。數服遂愈。

戰汗

庚寅張季瑞殿撰夫人體虛難眠。延余診治。脈沉細。用溫補藥數服而愈。嗣後感冒風寒。以爲舊證。用參芪等藥服之。以致沉重。復延診視。脈緊無力。知爲虛人外感。治以再造散加減。解邪和中之劑。服之寒戰似藥不合。渠言奈何。余復診之。脈動。言時發汗。以薑白糖水飲之助氣。夫人胞叔楊子琛明府知醫。信余力。言不錯。藥邪相爭。故寒戰耳。張留余俟之。至十點鐘時。果汗而愈矣。又張次子二歲時。素患腿疼。不能行走。教人捶打。以重物壓之。方眠。余診視脈弱。極。兩尺幾無。知爲先後天不足之故。擬用十全大補湯加杜仲牛膝。下注三陰。數服遂愈。

淋

徐頌閣侍郎三公子。于甲午歲淋症。他人誤以血淋。苦寒之藥。數月病劇。臥牀不起。身不能動。將一年矣。延余診視。僅存一息。脈沉細。知爲陰虧變色。非血淋也。詰其故。言無外務。以妻歸甯浙省。經年不歸。思想而得。余曰。欲心一動。

精卽離舍成淋。久則陰虧變色。誤爲熱淋。治以苦寒。至于此極。擬以人參兔絲丸。加減大補之劑。以固心腎。一服見效。復診加減。數服能食。月餘全愈。甚神余技。

諸痛

劉次方於庚寅年爲巡街御史時相召宴飲。余赴道謝。言未曾會面何見愛之深也。劉云。見余脈案擬方。眞有道理。願爲疾病扶持之交。余以小道偶中。遜謝。無何劉患牙疼面腫。太陽筋跳如錐痛。諸藥罔效。寢食俱廢。延余診視。脈數無力。知爲虛熱。氣血相搏。邪火上蒸。內服玉女煎加減。外以開水熏洗痛處。以和氣血。又以熱手巾煬之。再用燒酒以小指蘸滴耳內。如火外發。傾刻痛止。氣血和矣。再用唾膏貼之消腫。再用硼砂冰片細辛蒲黃黃柏青鹽共研細末。頻擦牙齦。消腫止疼。內服滋陰以退虛熱。卽愈。又水部張蔚如夫人牙疼異常。飲食俱廢。亦如法加減治之。遂愈。此虛火疼十之八九。若實火疼宜用連翹銀花

綠豆皮蘆根等清涼之藥。若蟲牙疼用明雄黃松香等藥擦之即死。以上諸疼。七十方中無此妙也。薩嘉樂太史夫人患牙疳。腫疼異常。已落一齒。幾於穿鼻透腮。延余診視。脈洪有力。知爲熱毒。內服金銀花散加減。外用硼砂冰片紅棗燒灰。兒茶人中白陀僧青鹽枯礬研細末敷。繼用犀黃散加輕粉麝敷之。旬日遂愈。

甲午秋戎部李星若夫人腹疼如絞。日久欲死。延余診視。脈沈細。知係虛寒氣結。他醫誤用涼藥。以致病劇。余始擬以附子理中湯加減。一服而愈。旋因食抄絞痛如故。九日不便。診脈虛細。係九結中之祕結。不可攻下。擬以前方加潤導之品。便通而愈。旋又風抄九月初一日痛絕。齒脈俱閉。僅存一息。其胞兄內閣中書虹若言女初三日吉期。設無救奈何。余爲情急。恐藥餌不及。囑星若親灸章門虎口三里等穴。並將前方加山甲牛膝桂枝木香等品。烏藥擦牙。以箸啓齒。呷藥一時而甦。脈復。余出曰。包辦喜事無虞。數服而愈。丙申年來請言

夫人血崩量絕。往診脈擾急。知係小產。非血崩也。治以生化湯加參芪。去舊生新之品。遂愈。馬積生太史夫人亦患腹痛如絞。數月病劇。延余診視。脈息腹痛相同。因體因症。加減擬方。不敢服。以爲與他醫用寒藥相反也。適曾任廣州府馮端本太守壽日與馬姻親。李星若亦姻婭。同往稱祝。卽馬遍詢同鄉。可否服余之藥。僉云可。歸卽試服。次早請余。言病減半矣。深信不疑。連服數劑而愈。農部張馨菴屠遜菴亦河南人。兩夫人亦患此症欲死。均爲如法治愈。

□ 胎 產

李實之太史放甘肅主考時。夫人住京。係朱相國之孫女。湖北廉訪之女。內閣章京伯平之妹。產後病劇。延余診視。脈沈細。四肢拘攣。癱萎。溺黑。知受風寒化熱爲痹。擬以獨活寄生湯加減見效。繼爲加減數服而愈。朱卽請以夫人小產數胎爲憂。余診視脈沈無力。氣血兩虛。擬以泰山磐石散千金保胎丸合參。令有孕時服三十劑。果胎安矣。連舉二子。甲午農韶李有榮之夫人。臨產三

日未落草，咸謂胎死腹中。夫人自期亦死。李情急，許穩婆百金，下死胎以保夫人之命。穩婆無策，延余診視。脈緩，舌苔面色均無青赤，知胎無恙。詢之穩婆，向言尚未順胎。知經人早，漿破血竭，猶魚在盆，無水不行。數日不生者多也。安慰夫人，不要慌亂，靜心安臥，包管無恙。即重用達生散，加重參芪歸芎各一兩，外加蔥頭七個，黃楊腦七個。熊亦奇，太史知醫斟酌，意藥太重。余言非此重劑，不能壯氣生血，毋疑。幸李素信余醫，留坐茶點，少待服藥時。許家人報喜，生一少爺。母子均安然矣。

京畿道徐叔鴻夫人胸脹大痛，世醫誤以經閉三月，癥瘕治之，幾危。延余診視，六脉相等，陽搏陰別，孕兆也。徐公曰：生過三胎，知無孕。余曰：十樣胎，十樣生。年近四旬，氣血漸衰，正氣不敵，胎氣引動，素有肝氣，故脹痛。擬以安胎養血，調和肝氣之品，請姑服之，以手試腹，如伏雞狀，即知是胎，非病。徐公如約。次早來請，言真醫也。果胎跳矣。再擬數服，全愈。至秋舉一子，即六少爺也。

己丑工部員外楊味春夫人吳勤惠公小姐。產時搐搦。不省人事。集醫治以肝風不效。適夫人嫡堂兄吳純甫太守進京引見。與余父子世交。延余診視。脈虛。知爲血暈。非肝風也。先用韭菜根置兩嘴壺中。加醋煮開。以壺兩嘴對兩鼻孔熱氣熏之。立時生男甦醒。擬以當歸參芪千金湯服之。安然。繼而胞衣不下者一日。合家驚惶。余着尋雞頭菱葉撕破加炒皂刺三錢同煎服之。時許胞衣隨惡血分碎而下。安然無恙矣。